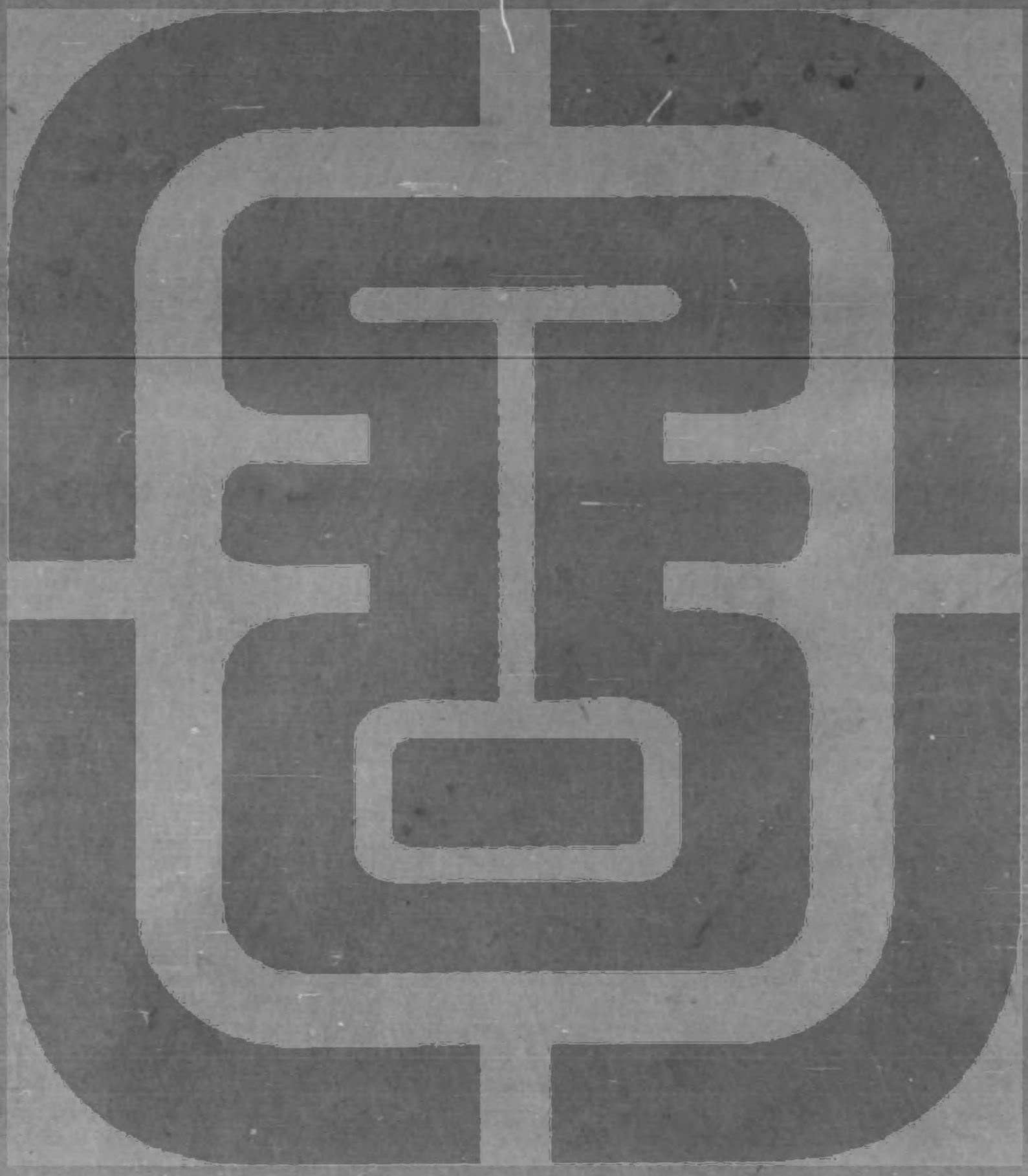


周子全書序

吾夫子之道何昉乎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斯道之全克舉之矣自顏子沒而漸寔絕若師之過則見地

超商之不及則躬行篤及門之徒即已分道馳焉嗣後西河之教撥於夫子而文學一途獨傳於世於是流為漢唐之訓詁詞宰則其澹緒者乎高明之士拂屑也跳而之禪若曹溪百丈諸宗能一超見性而又蔑棄人倫有乖世教是惟吾儒舍家珍不有彼乃得擁之以自封善

其如之分狃畸於儒中段之
分直角於儒外而道術遂
為天下裂濂溪先生去夫子
千有餘年崛起宋代倡明
統學其言太極則不淪於
虛妄言無極則不滯於名
相以一語括道之全焉世謂
先生師潤州釋壽涯又謂
得傳陳希夷晦菴則謂至
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嗚呼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此先生之和以為先生也
明道伊川受衣先生再傳而
晦菴而復有象山之鼎立晦
菴以篤行勝而或病至纂

術之數漢象山以超悟勝而
或病其吐棄之類禪至分
若師商冬罪兩家之訟而孰
知先生固已範圍之哉先星
宦轍多在洪都廬山之麓

則所築室而以濂名溪遺
坑寄焉者予攬轡茲土釋
奠于祠因彙先生集刻之
南康郡署中夫誦詩讀書
不知其人可平道自先生一
合而分途又久矣迄今澗水
長流庭草交翠緋細光
風霽月之壒彼何人斯亨
不愴然而興感
萬曆壬子季夏朔日成

郡顧造本書

周子全書序

余束髮師邑李見羅先生聞止修宗指獲讀所刊四大儒書焉此學之司南不俟稍知鄉往意將沿瀟洛

而遡羲文及仕都睹
侍御成都顧公語及問學往
往研極與余夙聞若有契
者公膺
命按江右壹意激揚風猷懋著
所至必訪儒先遺躅蒞南
康彙濂溪先生集据撫岡
漏且分踈無極大極之旨
弁諸首簡付郡守傳公刻
之俾學者獲覩全書宗基

盛舉哉公蓋志伊學顏紹
先生而過化者刻成傳公
啓問序于不佞竊惟周子
之道大矣侍御公之編括
其全矣而序言扶其髓矣
不佞將安置喙哉夫通書
故名易通中言通淳言寐
感言損益而終之以蒙艮
分明以解易而易有太極
孔子言之無極之說則周

子剏之通書發明太極並
無一言及于無極豈極之
即爲無耶既云極之即爲
無何以太極之上復標無
極耶淄澠之水知味者嘗

之道器之分了悟者領之
不則淪虛無滯名相其于
中正仁義遠矣烏能知先
生立極之學哉昔先生判
合州趙閱道聽人之譖臨

先生甚威及守虔始知周茂叔也噫光霽如先生而人猶有譖之者乎焚香告帝如閱道而猶聽人之譖者乎鄉令不倅虔州熟視

所爲而譖將不釋矣乎此其事俱堪怪嘆而于今不無感也閱道不能識光霽于初時侍御公廼能采流風于百世公之識超出清

獻遠哉匪直此也見羅先
生項建祠于豫章侍御公
興起之力景大不佞爲斯
道慶因以見先後剞劂之
意即先後衛道之心其于
以表揚儒碩寧有涯涘耶
慕嚮殷風猷益可想見
不佞竚期觀其全云爾

萬曆壬子季夏望後七日
古豐唐大章書

周子全書

目錄

一卷

年譜 度正撰有序　度蕃跋附

二卷

太極圖解 朱晦翁註

附錄

總論 朱晦翁　張南軒　度　正
謝方叔　黃瑞節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晦翁

無極而太極辨 黃榦

五行說 黃榦
太極圖解序 張栻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太極圖通書總序 朱晦翁
三卷
通書一 朱晦翁註
誠上第一
誠下第二
誠幾德第三
聖第四
愼動第五
道第六
師第七
幸第八
思第九
志學章第十
順化第十一
治第十二
禮樂第十三

務實第十四
愛敬第十五
動靜第十六
樂上第十七
樂中第十八
樂下第十九
聖學第二十
四卷
通書二朱晦翁註
公明第二十一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第二十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過第二十六
勢第二十七
文辭第二十八
聖蘊第二十九
精蘊第三十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三
富貴第三十四
陋第三十五
擬議第三十六
刑第三十七
公第三十八
孔子上第三十九
孔子下第三十九
蒙艮第四十
附錄

五卷
文
養心亭說
愛蓮說
吉州彭推官詩序
邵州遷學釋菜文
書
上二十六叔書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後跋　張栻

與仲章姪書
與傅秀才書
慰李才元書
賦
拙賦
詩
題門扉五言絕
題濂溪書院
書牕夜雨
石塘橋晚釣以上三首五言古
靜思篇
贈譚虞部致仕
天池
遊大林
宿崇聖
題浩然閣
題寇順之道院
憶江西提刑何
題大顛壁

牧童
經古寺
同遊人遊羅巖
題惠州羅浮山
題酆州仙都觀
宿山房
遊赤水縣龍多
喜同賈長官遊
和賈君樂遊山
江上別石邵中
香林別趙清獻
同石守遊
任所寄鄉閭故舊以上三首七言律

六卷

事狀 附像贊
濂溪先生像贊 朱晦翁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濂溪先生行實 朱晦翁
濂溪先生傳 元脫脫
宋嘉定謚濂溪先生議

宋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元加封爲道國公詔
七卷
諸儒議論
黃山谷　程明道　邵伯溫
呂本中　李延平　程伊川　朱晦翁
黃勉齋　陳北溪　程和叔
魏鶴山　胡泙鄉　陳北山　眞西山

周子全書卷之一

宋山陽度正撰

成都顧造校刻

年譜

眞宗天禧元年丁巳是歲先生生周氏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其後遂以爲氏漢有汝南侯先生蓋汝南之後也初諱惇實字茂叔避英宗舊諱改惇頤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强智强五子長式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輅輔成卽先生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

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葬于道州營道縣營樂鄉
鍾樂里樓田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卽先生有書
付之桂嶺君贈諫議大夫誥而使之告墓者也唐卒
左侍禁鄭燦成都人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諫議以
爲繼室是生先生

天禧五年辛酉先生時年五歲

乾興元年壬戌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
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皆
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學士
珣令先生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自
營道入京師依舅氏

明道元年壬申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
圖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補試將作監
主簿故盧氏子亦名惇文

景祐四年丁丑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縣

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己卯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袁之進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慶曆四年甲申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

慶曆五年乙酉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之及爲郎每遷授當舉代輙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

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顥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聞焉按程氏家傳珦知虔州興國二年就移知龔州二年覃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亂陷龔州按國史皇祐二年祀明堂其明年智高叛則珦之宰興國正是年也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先生時年十三十二爲郴縣令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其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時年十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先生時年十四爲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先生時年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
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
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
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
滿百

至和二年乙未先生時年三十九

嘉祐元年丙辰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書合州
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
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秭歸集
是歲十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
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官州司錄黃又回謁
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爲誰氏子當是去年鄉貢今年
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傳
者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
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傳之爲人先生致
書於傳傳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
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
之弗勝喜踊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後書又云違遠
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想默有

所得不遂溺於時習失於古道也傳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意密如輞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必郎中族黨之知學者味其言尤爲知先生耳是歲傅和先生席上酬孟翺太傅詩有異時公行已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之句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時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侍且託買阜紗作夏衫幷樗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鄴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鄴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採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

嘉祐四年己亥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先生解僉判職事時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幷詩呂先有詩賀先生弄璋今併載集中先生初娶職方

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傅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甚平復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常丞蒲師道女是爲左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迺是我手娉不見五六春先生在合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而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按劒門集先生有題劒門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劒門或是嘗過閬中蒲氏聞劒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王荊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忘寢食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事切直出知虔州

嘉祐六年辛丑先生時年四十五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譖之清獻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迺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刻石

四月壬申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贈父桂嶺君爵

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虔州民失火焚千餘家朝
廷行遣差替先生時出行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
公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
送行有永水自然勝灊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
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同宋復
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遊大林寺詩江南西路
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于濂溪云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
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之清獻公自成
都寄詩先生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
指道州之濂溪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事
所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于圜丘先
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昌嘗以詩一軸寄浦左
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復成十詩答之今載清
風集
治平四年丁未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
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灑掃
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歸故

里經澹山留題巖扃云周惇頤攜二子壽燾歸舂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椽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二里刻石其陰八日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帖後歸張敬夫先生在永州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寅明仲按濂溪集此詩是胡宏仁仲所作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傅時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傅復先生書曰云蒙寄貺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時年五十二荊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即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年詔

未到故學記及祝辭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狥尋常便利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元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云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具進退官吏得舉者自以爲不冤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是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幾爲先生發摘因此起請每官員一任只得買石硯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俄得疾聞水齧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强疾而來爲葬爾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

以爲意酷愛廬阜至是遂築書堂而定居焉正過九江必造所謂書堂者距州城十許里堂之左即先生之祠有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乎方床之上又左則爲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者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爲一室其前刻愛蓮說拙賦及太極圖通書墓碣祠記圖書皆附晦翁解釋於其下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門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峰下先生寓名以爲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嘗留詩云維莫之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自如

蘧措王中甫嘗爲德化縣近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前詩不復存矣

熙寧六年癸丑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抃再尹成都聞先生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先生卒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于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孔文仲爲文以祭先生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絶吟不比伊傅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

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物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爲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麗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之爲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

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遯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王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火德大夏爲幷幷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于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生既沒之後春陵人祠之學宮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宮者遵故事宿舍中夙興與薦惟謹淳熙庚子郡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弄月以處學者

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奠云維紹熙五年歲在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丙辰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洞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淸瀟之源有嚴貌象欲覿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毁告閑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今刻祠中壽字季老第百一生於合州銅梁令呂陶以詩賀之娶鄭氏卽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壽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官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待制二子旣顯累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二程爲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侯師聖尹彥明爲能得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師聖傳之胡文定公文定傳

之五峰五峰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菴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以示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謂孔孟之學絶而復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也然後知之近年以來蜀之推行其學講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甫了翁除潼川憲使下問於正令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僉判或教官告之導學者趨向既而華甫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具奏曰臣猥以晚學誤被簡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繫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郵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閒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而下之民不肯從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於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鄉方春秋奉嘗有未

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顧所以施諸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俾訓詁傷奭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驁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抹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顧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有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

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僥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裁幸貼黃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拭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朝廷方下禮官討論而了翁又奏上曰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與謚文正鄧洵武蔡修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奏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之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

者亦不以爲闕也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遽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存瀆聖聽伏俟斧鑕之誅貼黃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敢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顥兄

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太常寺申上奉聖旨令禮官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謚文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來濂溪明道伊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不過謚文公歐陽修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呂祖謙已謚成謚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師學加異後人見苟出於已私恐未合於公議竊考唐實應間諸請謚者先從考功判議太常定謚都省集官共議定訖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勅諸臣僚定謚太常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集合省官議定聞奏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既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厭服公論禮部太常寺遵從尚書省劄子同共擬定尋據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

原件短缺

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幾于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舄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是道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卓出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博士職當議謚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既送吏部朝奉郎軍器監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

輒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蓋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以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耳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有二日也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時

原件短缺

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求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會從先生遊先生嘗以姤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碣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經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先屬以補其闕刊其之服當暑之絺給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共堂合席也豈可忽乎蕃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書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五日弟蕃百拜謹跋

周子全書卷之二

宋晦翁朱熹註釋

成都顧造校刻

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蓋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

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火 水 土 木 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水 火 土 木 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麤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 火 土 木 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

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金)(木)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

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

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

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一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若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及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

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十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

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麤先後之可言哉況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

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適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

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

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刋國史所記草頭木腳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也

○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之私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

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

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其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

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二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

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

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

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眞中興以來復有考亭

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

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太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萬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

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

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無極而太極辯　黃榦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蓋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繫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

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閒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義之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

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說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麤辯爲之切嘆故著其說如此云

五行說

黃榦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

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此段性理太極圖註作黃勉齋五行

篇乂作周子曰

太極圖解序

張拭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

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此段性理太極圖註作黃勉齋五行

篇义作周子曰

太極圖解序

張拭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卽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議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祕於此耶拭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玫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眞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默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辯說之詳猶爲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

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奧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就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太極圖通書總序　朱晦翁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

原件短缺

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邢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

周子全書卷之二終

成都顧造校刻

周子全書卷之三

宋晦翁朱熹註釋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

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
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
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
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熹自弱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
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
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
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
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註釋
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剏通大義以俟
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
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
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

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誠之立也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

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
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至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
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
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
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
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
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
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
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
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盖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
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
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

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木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睿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

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

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

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

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

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川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卽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擧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極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也

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發也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

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周子全書卷之三 終

周子全書卷之四

宋晦翁朱熹註釋
成都顧造校刻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此爲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

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

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

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

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

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

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敎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敎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原件短缺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尼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言人規如護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原件短缺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
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
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
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
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
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爲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

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

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尊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矣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幷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幷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旣未及有所攷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

原件短缺

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書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攷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又得何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儐而自沽也則曰

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後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張拭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刻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拭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聞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周子全書卷之四 終

周子全書卷之五

雜著

成都顧造彙刻

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爲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

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淳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泲被外臺檄承乏袁州

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尚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卽鄉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爲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

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佛寺艤舟遊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願攝守州符掌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願敢昭告于

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膚性逼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神

書

上二十六叔書

侄男惇頤啟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頤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侄男惇頤狀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夜　諸弟諸侄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侄書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侄兒侄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周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染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燠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岡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

賦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子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詩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閑閣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

遥見樵漁一路歸

題濂溪書堂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

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

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

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寂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

軸賢聖談無音牕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

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

濂朝暮薇

書牕夜雨

秋風拂盡熟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闐恰

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

爲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窓瀑瀉清閑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二月山房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寇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香爲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疫去繡衣新晝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劒門

劒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題大顛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晉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閑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閑送目

浩然心意復吾眞

題酆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眞風杳何在
偃松喬柏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坌樂靜緣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去
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
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
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
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
遠亦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麈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
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瀧瀧高林雲色淡悠悠
談終道奧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
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
傍人莫咲凭欄久爲戀林居作退謀

任所寄鄉關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味
舉箸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
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周子全書卷之六

事狀 附像贊

濂溪先生像贊

朱晦翁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成都顧造寫刻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强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

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
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
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
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
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
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
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單恩改虞部員外郎
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
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
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在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
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
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
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義氣以名節自礪郴守李
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
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
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
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
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

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東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譚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毋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空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毋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

坡諺諺曰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書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顧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毋鄭氏封仙居縣太君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

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踧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壽皆太廟齋郎先生

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顧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住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

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惇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元脫脫

濂溪先生傳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珣瑜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扑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扑守

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爲廣
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
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
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勞餐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
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顧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顧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壽官至寶文閣待制

宋嘉定謚濂溪先生議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謚曰元監司博士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

宋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庭詔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

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
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儒臣論著啟沃
良多今視學有日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

元加封爲道國公詔

益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言渥人自爲說諒斯文
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
絶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
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繼體貴德尊
賢追念前修稽之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益疏邦國之封
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芾翼龍命之斯

承

周子全書卷之六終

周子全書卷之七

成都顧造彙刻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婷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隱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

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天風起說大畜封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但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宥廬阜力不能返故居

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

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

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有個省力處

又曰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

勉齋黃氏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雲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尹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驁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

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營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領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一言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西山真氏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

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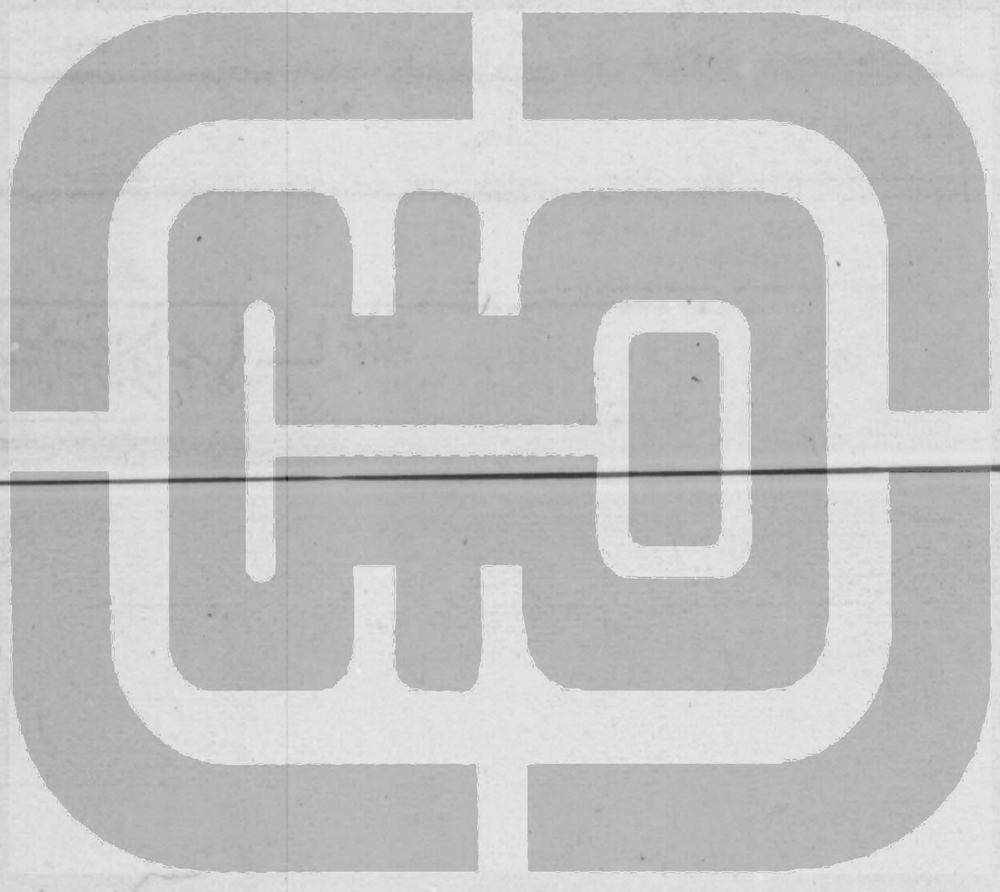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虎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

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折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周子全書卷之七終



1084
5859